



社区中开展上海话教学的志愿者，他们自己沪语说得好，也愿意为新上海人服务；另一类是周边的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他们可以在学校里开设沪语拓展课，传承海派文化。

随着电视剧《繁花》沪语版的热播，G 僧东最切身的感受是，沪语的美誉度重新回到了近 20 年来最高的历史地位。“但上海话的根要延续下去，最终还是要 00 后说、10 后说、20 后说……”至于怎么让他们说，G 僧东用他在视频中那熟悉的“贼塌嘻嘻”的口吻建议，“以后每年可以拍 10 部《繁花》再加 5 部《爱情神话》，然后说上海话的博主，要有 100 个，甚至 1000 个，还要看到更多的新面孔”。

来自比利时的托比亚斯（视频号 ID：托比亚斯 Tobias）不仅是一张新面孔，还是一张外国面孔。生活中，他是一名音乐人，同时也是一名沪语视频博主。他还有个中文名字——高悦，这是他在上海的时候，朋友为他起的。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高悦一听记者是上海人，自动切换到了沪语模式。“阿拉（都）

比利时人高悦在街头采访。



会得讲上海闲话，上海人为啥勿讲？”

2008 年，第一次来到上海的高悦就被这座城市吸引，“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我觉得自己上辈子可能是半个中国人”。于是，高悦决定来上海留学，之后便一直留在了中国。

最初，高悦仅用了 4 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国际汉语水平考试 5 级的水平，“我本身就是喜欢将事情做到极致的性格，也喜欢挑战新的事物”。

因为认识了不少年纪稍长一点的上海朋友，听着他们口中蹦出的上海话，高悦觉得很有意思，再加上自己的中文听说读写都已经很好了，2021 年左右便开始挑战起了上海话的学习。

“可能学音乐的关系，我的听力特别好，所以上海话的语音语调很快就能准确地模仿出来。除此之外，就是多说，任何场合碰到上海人就和他讲沪语。”当时因疫情不能回中国，高悦便开始在比利时家中拍摄一些上海话配音视频发上网。原本只是想记录自己学习上海话的过程，没想到却获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和关注，甚至后来回国的当天在机场就被粉丝认了出来。

高悦突然觉得，自己的视频多了一份责任，要让更多人喜欢、了解上海话和上海文化。于是，他在工作之余采访了全球各地的上海人，做成了系列视频。他惊讶地发现，那些早年举家定居海外的上海人，依然保留着乡音。比如，他曾在美国采访过四世同堂的一家人，每个人都会说上海话，尤其是孩子既能说流利的英语，普通话和上海话也不错。

反观国内，高悦摇了摇头，他不理解，为什么身边很多年轻人上海话讲得都没他好了，一些朋友的孩子甚至不会说，“难道真要看上海话消失吗？一定要开口说，每天说就会不断熟练。我是老外不照样能说得不错嘛”。

《繁花》更像是一针强心剂，上海话的“文艺复兴”任重而道远。

2024 年，G 僧东有了新的点子，他计划和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师盛青共同开发一个上海话学习的线上付费课程。

“很多年前，我就想过做这件事，但一直没做。因为这事需要花费不少精力，而且我开公司，难免要考虑商业回报。但今年，我觉得时机相对比较成熟了，想用更系统、更专业，也更好玩的方式来教大家说上海话，希望能够因为那些好玩的梗，还有日常生活场景的分享，让大家被这门语言吸引，然后开口去说。不要怕洋泾浜，是普及上海话的第一步。”G 僧东收敛起了笑容，一脸认真地说道。📌